

香港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

李玉蓉*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踏入 21 世紀，香港中學中文科課程進行了一項重要革新，就是取消指定範文，容許學校根據學生需要編選教材。然而，教育當局於 2015 年修訂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 12 篇。本文通過分析官方文件和訪談課程決策者，探討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研究發現，重設指定範文主要為回應前線教師訴求，在決策者眼中是無奈的妥協。然而，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重新界定問題，為指定範文定位，刻意避免重現課程改革前的學習異化現象，除了強調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亦保留新課程開放教材和重視能力遷移的精神。研究結果對了解指定範文在高中中文科課程的定位和香港中文科課程的發展方向，都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文科課程；課程變革；指定範文；課程決策；香港

自 1929 年起，香港中學中文科課程一直設指定範文（王齊樂，1996）。踏入 21 世紀，有關課程進行革新，其中一項重點是取消指定範文，容許教師根據校本需要，選取教材（課程發展議會，2001）。然而，教育當局於 2015 年頒布更新版高中中文科課程（下稱「更新版課程」）（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設置指定範文 12 篇。在更新版課程指引中，當局並沒有詳細解釋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有評論指中文科課程在走回頭路（關焯照，2013），亦有教師憂慮重設指定範文會令中文科課程改革失去意義（吳善揮，2013）。究竟教育當局為何於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背後想解決甚麼問題？指定範文在更新版課程的定位如何？了解這些問題，可揭示修訂課程背後的意圖和價值取向，有助教師和其他持份者把握更新版課程的設計理念和特點，以助課程實施。

* 通訊作者：李玉蓉（ylyli@cuhk.edu.hk）。

香港中學中文科課程的發展

課程改革前的指定範文和範文教學（1930–2001）

香港早期的中文教育，重視經史和古典文學的教授。現存最早、頒布於 1929 年的中學國文課程，便由「經學」和「讀本」組成。經學教材包括《論語》、《左傳》等經典；讀本則包括《史記》、《唐宋八家文》等詩賦駢文（王齊樂，1996）。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經學和古典文學名著一直是中學生重要的課堂讀物（溫婉明，1987）。50 年代以後，中學中文科課程幾經修訂，但一直設指定範文（何文勝，2005）。到 1990 年，課程設 26 篇指定篇章（下稱「舊課程」；課程發展議會，1990），其中文言佔 54%，白話佔 46%（篇目見附錄一）。26 篇同時為公開試指定考材，其考核佔全卷分數 35%。

範文教學經歷數十年發展，成為中文課主要成分（何萬貫、歐佩娟，1998），更發展出一套教學步驟：（1）預習、作者簡介、題解；（2）朗讀課文、指正讀音；（3）詞語解釋、句解、修辭、段旨；（4）說明全文主旨；（5）課文深究；（6）課後練習（何萬貫、歐佩娟，1995，頁 230）。至 90 年代末，公開試對教學的倒流效應嚴重。由於指定篇章考核佔公開試份額達 35%，不少學生為了應付考試，反覆背誦坊間參考書的分析和模擬答案，對篇章原文卻不熟悉，學習異化問題嚴重（周國正，2002）。

新課程的特點和實施：全面開放教材時期（2002–2014）

踏入 21 世紀，香港進行課程改革，中學中文科課程亦展開革新（下稱「新課程」）（課程發展議會，2001；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新課程提倡讀、寫、聽、說能力的均衡發展，着重語文的實用功能，同時強調文化、文學和品德情意的培育，並兼顧思維和自學能力的發展。為配合改革發展校本課程的精神，新課程提倡開放學習材料，不設指定篇章。課程指引強調，要拓寬「學習材料」的觀念：

語文的學習材料可以是文字、音像資料，以至環境、實物、生活中的人和事。……作為語文學習的範例，只要能配合學習重點，達成學習目標，即可採用。……教師可以利用各色各樣的材料，包括古今經典、實用文字、科普讀物、報章雜誌……以提高學習效果。（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 37）

新課程並提倡以「單元」組織課程，期望教師根據學習重點，編選材料和組織活動，令學習材料之間的連繫更緊密，學習目標更清晰（課程發展議會，2001）。

為了貫徹新課程重能力遷移的精神，中學公開試不設指定考材，考材全為課外作品或資料，分卷考核學生的讀、寫、聽、說和綜合能力；又增設校本評核，加入進展性評估元素（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新課程於 1999 年試行，於 2002 年在全港中學實施。在施行初期，參與教師大多認同新課程的理念，並在實踐中逐步掌握課程的特點（黃顯華等，2005；黃顯華、李玉蓉，2006）。然而，亦有教師較認同舊課程的範文教學模式（黃顯華等，2005；譚彩鳳，2010）。新課程推展至高中，教師在實施課程時面對不少問題。其中，由於不設指定考材，學生不願意複習課文，以致語文知識淺薄，困擾教師。另外，不少教師未能融合新舊兩種教學範式，一方面認同新課程能力導向、以單元重點組織教材和活動的精神，但又同時批評單元教學將典範篇章分崩離析，認為傳統範文教學可以深入、整全地賞析篇章，教學更富情趣，亦更能培養學生的品格和思維能力（陳健生、霍玉英，2012；劉潔玲，2007）。

到 2012 年首屆文憑試成績揭曉，中文科只有五成學生達本地大學最低入學要求，令全港嘩然。中文科此後被稱為「死亡之卷」，在社會上形象負面（如〈中文科死亡之卷〉，2014）。由於缺乏指定考材，學生覺得考核內容難以捉摸，壓力倍增（學友社，2013，2014，2015）。不少教師為幫助學生應試，採用出版社評核材料教學，在課堂操練學生應試技巧（黃家樑，2015）。

更新版課程：重設指定範文（2015–）

2012 年，新高中課程完成了首個實施循環，教育當局展開課程檢討。在 2012–2014 年間，官方透過不同渠道蒐集意見，最後決定於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 12 篇，全為文言經典（見表一），並於 2015 年 9 月起開始實施。

在更新版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教育當局並沒有詳細解釋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有評論認為官方為平息民怨，為幫助學生升讀大學而讓中文科課程「走回頭路」（關焯照，2013）；亦有教師認為重設指定範文考核難免令「中文科課程改革失去原有的意義」，使學生背誦參考資料的情況重現，同時限制了教師的教學空間（吳善揮，2013，頁 84）。本文旨在探討重設指定範文的原因，以及指定範文在更新版課程的定位，讓教師和其他持份者把握更新版課程的設計理念和特點，以助課程實施。

語文課程設計和選材的不同取向

學校課程涉及不同層次，包括政策制訂者構想中的「理想課程」（ideological curriculum）和落實為官方正式文件的「文件課程」（formal curriculum）（Goodlad，

表一：高中中文科指定範文篇目

年代	指定範文	
先秦	1. 論語〈論仁、論孝、論君子〉	
	2. 孟子〈魚我所欲也〉	
	3. 莊子〈逍遙遊〉（節錄）	
	4. 荀子〈勸學〉（節錄）	
漢及三國	5. 司馬遷〈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6. 諸葛亮〈出師表〉	
唐宋	7. 韓愈〈師說〉	
	8.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9. 范仲淹〈岳陽樓記〉	
	10. 蘇洵〈六國論〉	
	11. 唐詩三首	王維〈山居秋暝〉
		李白〈月下獨酌〉（其一）
		杜甫〈登樓〉
	12. 詞三首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李清照〈聲聲慢·秋情〉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1979)。理想課程是政策制訂者所提出的理想建議，背後有其意圖及價值取向（Goodlad, 1979; Leithwood, 1981）。然而，這些意圖和價值取向往往是潛存的，不一定會公開表述（Eash, 1991）。

Deng (2015) 指出，學校課程的設計受四種價值取向影響：學術理性（academic rationalism）、社會效率（social efficiency）、兒童中心（child-centeredness）和社會重建（social reconstructionism）。持「學術理性」取向設計的課程，旨在令學生獲得學科知識，傳承文化遺產，學習內容源自學科的知識體系；以「社會效率」觀設計的課程，旨在為社會培育具生產力的公民，學習內容關乎處身社會和工作崗位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持「兒童中心」取向設計的課程，關注學生的成長和發展，學習內容源自學生的興趣和經驗；以「社會重建」觀設計的課程，則以改進社會為目的，學習內容源自社會議題，以助學生發展能改進社會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

課程的理念和構想落實為文件課程，學習材料是重要元素（Eash, 1991; Leithwood, 1981）。在中文科課程中，選文一直是學習材料的主要成分（何文勝, 2005）。王榮生（2014）比較中外語文教材，發展出一套語文教材的類別架構，將選文劃分為「定篇」、「例文」、「樣本」和「用件」四種類型。各類選文對於文本的地位、特質、學習目的和方法都有不同的假設（見表二）。這理論架構有助分析語文教材的特點。

表二：語文教材中選文的四種類型

	定篇	例文	樣本	用件
教材地位	• 課程規定必讀或必考篇章	• 可以替換	• 可以替換	• 易替換
文本特點	• 經典作品，含文學、文化元素	• 說明語文法則的例子，具體、生動地呈現法則	• 有助掌握讀寫方法 • 現實生活取樣	• 介紹資料，提供信息
學習目的	• 了解和欣賞經典，培育人文素養，傳承文化	• 掌握語文法則	• 掌握讀寫方法	• 掌握篇章的內容信息
學習方法	• 精研細讀，透徹地領會、細味篇章的內容和形式	• 研習篇章中能呈現法則的句、段或篇	• 根據任務設計，學生經驗與文本互動，在過程中掌握讀寫方法	• 借選文內容，從事相關讀、寫、聽、說活動

資料來源：根據王榮生（2014）的觀點整理。

範文主導的設計取向

改革前的中學中文科課程，一直設指定範文，學習內容和材料由範文主導，屬「文選型」課程（何文勝，2005）。課程受「學術理性」的價值取向影響，指定範文多選自古典名著（王齊樂，1996；溫婉明，1987），由學科專家編選；特別是公開試指定考材，即使是白話作品，都是名家名篇，具有「定篇」由中央頒布、必讀必考的特點（王榮生，2014）。

範文教學與傳統學塾教育一脈相承，注重朗讀和背誦，屬全人教育（王齊樂，1996）。在學科傳統中，理想的範文教學，除了語文技巧訓練外，還包含文學欣賞和道德品格培育，人文性與工具性並重（蔣英豪、張雙慶，1981；蘇文權，1984）。範文教學以單篇文章為單位，學習方法是「定篇」式的精研細讀——教師引導學生掌握篇章的字、詞、句、段、篇，乃至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寫作手法等，由此領會和細味篇章的內容和形式（王榮生，2014；劉潔玲，2007；課程發展議會，1990）。

能力主導的設計取向

改革後的中學中文科新課程，以能力為主導，重視學生聽、說、讀、寫的語文運用能力（陳健生、霍玉英，2012；課程發展議會，2001）。新課程設計者強調，舊課程的指定篇章大多為文學作品，無論數量和種類都難以符合新時代社會各種實用需求（周國正，2002）。能力導向背後正是關注社會需要的「社會效率」取向考慮。

與此同時，新課程設計者亦關注學生學習需要。課程不設指定教材，強調教師因應學生能力和興趣，選用學習材料（周國正，2002；課程發展議會，2001）。開放教材背後，正是尊重學生不同需要的「兒童中心」價值觀。

能力導向的課程設計，範文的地位和功能有別於「範文導向」的設計。新課程提倡以單元組織課程，強調只要配合學習重點，教師可選用任何適切教材（課程發展議會，2001）。設計者強調，範文只是「範例」，幫助學生認識篇章組織和作法技巧；學習方法不在對文章作鉅細無遺的掌握，而是抽取與學習重點相關的成分，在比較、分析和重複中發展語文能力（周國正，2002）。設計者對範文的理解，較接近王榮生（2014）所指的「例文」和「樣本」。

過往文獻多探討新課程的設計理念和特點（如劉潔玲，2008；霍秉坤、黃顯華，2009）。霍秉坤、黃顯華（2009）便從政策制訂者的角度，探討新課程的改革內容及理念。他們發現，取消指定範文、設計單元課程和能力導向評估，是初中課程改革的主要決定。決策背後，設計者最關注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力，其次是釋放教師的專業自主空間。有關研究對了解新課程的設計理念有重要參考價值。然而，直至今日，仍未有研究探討高中更新版課程，特別是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本研究正能填補這方面的缺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分析官方文件，並輔以訪談課程決策者，探討高中中文科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和決策過程；本文只報告有關理念部分的研究結果。所分析的文件包括課程指引及補充文件、官方解釋課程理念的文章、教學示例和試卷樣本，以及決策委員會會議記錄。選取這些官方文件，因為它們能揭示指定範文在課程的定位，以及有關決策的背景、理念和過程。

研究者另訪問了四位課程決策者。選取這些決策者是基於以下「目標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考慮（Patton, 2002）：（1）他們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高中）」（下稱「委員會」）成員，曾參與重設指定範文的課程決定；（2）是委員會內有關決策的核心成員（如主席或選篇工作小組成員），或獲受訪者推薦、積極參與決策的成員；（3）來自不同界別，以了解不同持份者的觀點，和在決策過程的參與及角色。除主席為首位當然受訪者外，研究員採「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Patton, 2002），讓受訪者推薦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成員。研究員成功邀請共四位決策者接受訪問。四位受訪者中，兩位是大專學者，一位是中學校長，一位是前線教師。兩位受訪者曾任委員會主席，亦有兩位曾為選篇工作小組成員。

所有訪談均個別進行，時間由 60 至 130 分鐘不等。訪談採半結構式，討論重點包括重設指定範文的原因、指定範文在更新版課程的定位、選篇過程和考慮，以及影響決策的重要持份者和決策過程。所有訪談均會錄音，隨後轉寫成逐字稿。

資料分析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將文件和訪談資料分別進行獨立分析。研究者將文件內有關指定範文的章節勾出，再從學習目標、材料選取和組織、教學方式、公開考核四方面（Leithwood, 1981），分析指定範文在課程的定位。另一方面，研究者根據質化資料分析原則（Miles & Huberman, 1994; Strauss & Corbin, 1990），分析轉寫稿並進行編碼，然後將概念相近的資料歸類，如「問題界定」、「課程定位」等。完成資料初步分類後，研究者再進行縱深編碼分析，如「問題界定」下再歸納出「回應訴求」、「死亡之卷」等五個子類別。如此，研究員透過持續的比較分析、資料重組等過程，呈現四位受訪者意見的共通點和特殊性。第二階段是將兩項資料的發現整合，經過反覆分析和修正，最後得出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重設指定範文的原因

更新版課程指引並沒有交代重設指定範文的原因。然而，主理中文科課程發展的政府官員（中國語文教育總課程發展主任）撰文指出：「提供指定材料，主要是回應教師對學生文言閱讀能力的關注，以及一些學生對中國語文科『不考不讀、不肯誦』的學習態度」（盧沛霖，2014）。

根據受訪者回應，重設指定範文主要是為了回應前線教師的訴求，另亦緩和「死亡之卷」的輿論壓力。然而，決策者認為更深層的問題是前線教學出現了「不教文言文」和「只顧分卷操練」的異化現象，希望透過指定經典篇章予以糾正。所有受訪者對重設指定範文都感到無奈，認為是教學現實未能趕上課程理想而需作出的妥協。

前線教師的訴求

所有受訪者均指出，重設指定範文主要為回應前線教師的訴求。新課程實施後，由於公開試不設指定篇章，教師覺得課程過於寬廣，教與學均缺乏焦點，亦很難推動學生學習，要求當局重設範文：

面對的問題是……那些老師，包括校長，覺得你不〔把範文〕定出來，我們沒法推動學生學習，公開試又要考〔古典篇章〕，在施教上出現很大困難，最後要求重設範文。……他們所謂重設範文的真正意思，是請我們指定一些考試材料，讓他們可以叫學生去準備。（甲委員）

希望透過文言篇章，鞏固學生文言基礎學習，還有讓學生可以「讀下書，攞啲分」〔透過溫習取得一些分數〕，幫助他們考〔公開〕試。（丁委員）

多位委員都指出，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當初得到不少教師認同，然而，當課程於高中全面實施，教師普遍感到未能應付，與當初的設想有很大差距。乙委員強調，重設指定範文是希望減輕前線教師的「無力感」：

當時前線有一個說法叫「無揸拿」〔沒有把握〕。……我們本來的想像不是這樣。……那麼多種力度，最強的力度是來自前線老師的反映。……回應前線並非只〔因〕他們的聲音，而是那種無力感，即不知應怎教，於是現在至少有 12 篇讓你教。（乙委員）

輿論壓力：「死亡之卷」

除了前線教師的訴求，三位受訪者都提及，中文科在社會上形象負面，亦促使當局正視問題。乙委員便指出：「當時社會上有很強的呼聲……『死亡之卷』，令中文科無論從形象到運作……其實都不理想。」不少學生由於中文科成績而未能進入本地大學，在社會產生很大迴響。學校、家長、社會人士造成很強的輿論呼聲，要求當局改善：

如果政府呢，尤其是考評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最希望是面對少些壓力。……因為有些人打電話去考評局罵，在報紙上寫文章……（甲委員）

也不能說是政治，但社會上的呼聲有沒有令這科〔要〕穩定些，我覺得有的。（乙委員）

然而，兩位主席強調，這輿論只是助力，並非重設指定範文的關鍵。乙委員便指出：

主要為回應前線老師。社會〔人士〕其實是很外行地看〔這問題〕。……社會上有些聲音，但這不是最關鍵。（乙委員）

教師不教文言文

多位委員都談到，雖然重設指定範文是為了回應前線和社會訴求，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當局和委員會成員都觀察到前線教學一些異化現象，想藉着課程檢討的機會

糾正。乙委員和丙委員都談到委員會憂慮的一個現象，是部分教師在三年高中不教授文言文。丙委員指出：

相當多老師因為文言文〔在公開試〕佔分不高，不教文言文。……我們最擔心的是老師的教學，不是怎樣教文言文，而是會不會教文言文。……我們希望通過考試〔指設定指定考材〕，令老師教文言文。（丙委員）

各委員亦明白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較少使用文言文，甚至家長或一般社會人士都覺得文言文的實用價值低。但各委員認為，文言經典承載了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文學精粹，中文教育作為母語教育，不應放棄文言文教學：

很多教師、家長對於文言教學，心態是消極的。……我們的定位〔着重人文素養〕，即新課程提到的文化、文學、品德情意等元素，文言篇章正好是這些〔元素〕的載體。（丙委員）

作為一種文化積澱，作為一種語文修養，文言文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白話文。……中國文化二三十年來的精粹都用文言文記載。（甲委員）

兩位曾任主席的委員多次強調，中文教育在 21 世紀作為母語教育的定位，應兼顧工具性和人文性，在提升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同時，亦重視培育人文素養：

社會變了，我們在工具性方面着重多了是正常的……〔研究者：對於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議題，委員有沒有爭議？〕兼顧，等於「文化科」¹的時候，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各範疇應是互通的，你閱讀好，《論語》讀得多，作文時能引《論語》；考說話卷，你用《論語》考我，我懂回應……即學生能做到「腹有詩書」。當然，最終不是這樣，老師沒有這樣組織。（乙委員）

分卷操練，缺乏課程規劃

兩位受訪者談到另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是考試倒流效應嚴重。部分教師只在課堂分卷操練應試技巧，缺乏課程規劃：

即使取消指定考材，我們預計前線仍應存在範文教學。因為教中文，你不拿着一篇課文，怎教中文呢？……後來因為應試，〔教學〕異化得太厲害……真的只在操卷。……那規劃就是〔把課堂〕分成幾張試卷，在操練。（乙委員）

乙委員強調，重設指定範文是希望回歸範文教學，鼓勵教師以經典作品為範例，提高學生的語文、文化素養，而並非只採坊間練習材料，操練學生應試技巧：

我們中國人學中文，從《昭明文選》開始就行範文教學，古人讀中文從來都是由範文開始，這〔指應試操練〕不轉變，我覺得語文教育〔的發展〕是困難的。……閱讀無質素的提升……但課程對學生的要求比我們那一代還要高……於是落差很大。
(乙委員)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有趣的是，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從理想或專業角度，他們都不贊同重設指定範文。然而，從現實或全港學校的角度考慮，重設指定範文是解決當前困境的方法；把當初過大的改革步伐縮小，只好接受。

甲委員是大學學者，他覺得要重設指定考材才能推動學生學習，這做法「很可悲」。然而，當前線教學未能趕上課程理想時，即使感到無奈，亦要妥協：

如果你繼續這樣走〔指完全開放教材〕，便會〔與前線〕愈拉愈遠。達不到效果的時候，陳義過高是沒用的，最後便要折衷。(甲委員)

乙委員是校長，他覺得不設指定篇章，教師的專業自主空間更大。然而，考慮當時前線的教學狀況和教師的訴求，不重設指定範文只會阻礙中文科的發展：

當然從教育理念上、教育專業上，不設〔指定範文〕對老師的發揮較好。可是作為要面向那麼多學校、老師的公開試政策，不設呢，就會製造很多不穩定性，在當時的語文教育情境是承載不起的。(乙委員)

〔是一個〕折衷，看看大家在前線上會否較容易處理……以及減少一些應試效應〔指分卷操練〕。(乙委員)

丁委員是前線教師，任教的學生能力不高。這委員表示更認同開放材料的精神；現在課程重設指定篇章，對師生反而造成重大壓力：

現在要讀這些文章，我們也面對很大困難。……第一，興趣上，不是每個學生都接受；第二，那些篇章文字傾向深的，我們自己選的話，可以選些較淺白的，由淺入深；第三就是課時……我們原本很貪心，編了很多其他材料，最後教不完，也教得很吃力。(丁委員)

然而，丁委員強調，當時作的決定主要是從全港學生的角度考量：

那些文章是給全港學生，不能只遷就我的學生。……我在那位置〔指委員會〕就不只考慮我的學生。（丁委員）

指定範文在更新版課程的定位

總定位

更新版課程最終設 12 篇指定篇章，全為文言經典。多位受訪者都強調，即使加入指定範文，委員會對高中中文科課程的總定位依然是「開放教材」和「重能力遷移」，仍然希望給予教師校本選材的空間，對學生的要求依然是將語文知識轉化運用的能力。這可解釋為何委員會將指定篇章的範圍和考核佔分設限，不伸延至現當代作品，亦不佔公開試份額很高比例。甲委員指出重設指定範文的總定位：

第一是要回應前線訴求，第二是希望〔新課程〕原有精神可以保存。……那定位……用 ABC〔表示〕。A 是二十年前，即考試有若干篇，然後〔問〕主旨是甚麼……全部有現成答案，〔學生〕背了它便行，不用看原文。那叫 A。B 是取消了指定考材，然後老師、學校反應不好。C 是現在。C 其實是一個折衷辦法，希望避免出現 A 那種情況，保留 B 的若干精神。（甲委員）

乙委員亦強調：

整個精神是開放教材，開放教材的目的是要能力遷移。……甚麼叫教懂你文言文，就是你自己看一篇從未看過的文章，大致都能猜到。這是最後想做到的事。（乙委員）

如果有一天所有文章都是指定的，對課程理念便有影響，因為無〔能力〕遷移，靠「死讀書」〔強記〕便可以。但現在不是，那課程理念還是講遷移，學生仍要遷移才能處理〔閱讀卷〕那 70 percent〔未看過〕的文章。（乙委員）

以下從學習目標、教材編選和組織、教學方式和公開考核四方面，分析指定範文在更新版課程的定位（見表三）。

學習目標

指定範文有三個學習目標和重點：（1）「熟記文言經典作品的精華片段」；

表三：指定範文在高中更新版課程的定位

定位	
學習目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理解內容大意 • 熟記精華片段 • 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
教材編選和組織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只是學習材料的一部分 • 教師仍需加入其他文言和白話教材
教學方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引導學生深入賞析篇章的思想和作法 • 鼓勵學生背誦，特別是篇章精華片段
公開考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佔全卷份額約 7% • 重點是熟記指定篇章精華片段，基本掌握文意和篇中文學、文化內涵

(2)「理解文意」；(3)「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 29)。所有受訪者都強調提出這三項要求，是不想重現舊課程時代的弊病，同時鼓勵教師教這些篇章，學生讀這些篇章：

為甚麼要設那三項重點？就是想告訴老師，不要用那麼多時間「嘸」〔指死磨〕，不要像對待以前 26 篇那樣。(乙委員)

要求不會太深。……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判別學生高下，而是鼓勵他們讀這些篇章，也令一些老師真真正正地處理文言教學。(丙委員)

至於熟記精華片段，是希望學生記誦原典，而不是二手分析：

背誦其實一向都重視。……問題是〔學生〕只背「天書」²，不背原文。……〔現在〕能不能防止背「天書」，還不知道，至少令學生背原文。(甲委員)

教材編選和組織

課程指引強調，指定篇章只是學習材料的一部分，教師仍需加入其他教材：

指定文言經典作品……只是學生學習的一部分，教師在規畫課程時，仍需依據學生學習的需要，配合單元的學習目標，選用其他文言或白話材料。(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 35)

甲委員和乙委員都強調，理想的課程規劃應「以篇帶篇」，善用這些指定篇章，與其他篇章連繫，令學生多讀、延展學習：

只教那 12 篇古文，是否太少了？……較好的〔做法〕是把 12 篇串起來，變成很多篇章。……怎樣組織整個課程是最重要的。（乙委員）

從官方提供的教學示例可見（課程發展處，2014），指定篇章並非採單篇組織，而是與其他文言和語體材料組成單元。單元目標既要求掌握語文技巧，亦培養品格情操。其中一項活動要求學生綜合運用單元所學，撰寫建議書，可見官方傾向教師將指定篇章有機地編入學習單元，而並非獨立施教。

關於指定篇章的組織，丙委員和丁委員都指出委員會曾討論，但最後沒正式提出建議。丙委員強調，這是希望貫徹新課程鼓勵校本設計的精神：

沒指定要〔怎樣組織〕。……過程有很多討論，譬如有些委員提議以篇帶篇，或〔將 12 篇〕嵌入主題單元。……但委員會沒有正式提出這建議。因為新課程的校本精神很強，我們怕指定得愈多，對老師反而是掣肘。（丙委員）

教學方式

課程指引建議教師教授指定篇章時，應引導學生深入賞析篇章的思想和作法：

教師應善用指定作品，引導學生深入欣賞篇章，體會作者的用心，感受其中的文化思想特質，掌握行文作法的精粹，從中提升語文知識和基礎語文能力……（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 35）

丙委員亦強調「文本細讀」是委員會提出的教學原則，與非指定篇章的教學可能有別：

具體的教學設計和方法，委員會沒討論得那麼仔細。但是有些原則，第一是「文本細讀」。……加入這些篇章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文化元素的輸入。……所以我們希望「文本細讀」……而不是斬件式閱讀，只看它某方面的結構或表達方法，而忽略了它的內涵。（丙委員）

另一項教學原則是鼓勵學生背誦：

課程提供的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多適合背誦，教師應鼓勵學生反復吟詠，背誦其中的精華片段。（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 60）

此外，官方建議教師避免提供文言語譯，應提供對譯的方法和機會，使學生逐步掌握文言和白話的對應關係。另亦鼓勵教師把篇章內容連繫學生生活，引導學生思考傳統觀念與當代生活的關係（教育局，2014）。

公開考核

指定篇章的公開考核佔閱讀能力卷份額 30%（見表四），相較舊課程（「讀本問題」佔全卷分數 35%），佔分比例不高（佔全卷分數 7.2%）。這佔分比重是決策者的刻意安排：

一直對指定考材最猶疑的地方，是怕……回到 26 篇年代……（學生）讀「天書」，死記着那些主旨……所以為甚麼（指定範文考核）在閱讀卷中只佔三成，整個 grade 其實只佔 7、8 個 percent，影響不太大。（乙委員）

主理中文科課程發展的官員亦指出，為了避免以往學習異化的問題，公開試的評核重點是「學生能否熟記其中的精華片段，基本掌握文意及篇中文學、文化內涵」，並不要求學生「作過於瑣碎的分析」（盧沛霖，2014）。這評核重點與學習目標一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所設計的樣本試卷，評估字詞解釋、句子摘錄、主題掌握、作法分析和思想評價等，正配合決策者對學習及評核重點的定位。

表四：文憑試評核大綱（2018 年起實施）

部分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閱讀能力	24%	筆試	1 小時 30 分鐘
	甲部：考核指定文言 經典學習篇章，佔 全卷 30%			
	乙部：閱讀理解 擷取若干篇章，文 白兼備，佔全卷 70%			
	卷二：寫作能力	24%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18%		約 1 小時 30 分鐘
	卷四：說話能力	14%	口語溝通	25 分鐘
校本評核	必修部分：	6%	閱讀活動 1 個分數	
	閱讀活動			
	選修部分（兩個單元）：	14%	每個單元呈交 1 個分	
	日常學習表現		數，選修部分合共呈	
	單元終結表現		交 2 個分數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 70）。

結果和討論

本研究通過分析官方文件和訪談課程決策者，探討香港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以下總結並討論研究結果。

重設指定範文的原因和定位

有評論認為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在走回頭路（關焯照，2013）；亦有教師認為有關修訂令中文科課程改革失去意義，使學生背誦參考資料的情況重現，限制了教師的教學空間（吳善揮，2013）。從設計者的意圖和理念考量，本研究的發現卻正好相反。雖然受訪決策者都認為重設指定範文是為了回應前線教師的訴求（教師希望重設指定考材，有助推動學生學習），是無奈的妥協，但決策者同時藉着這個契機，重新界定問題（部分教師放棄文言文教學），在重設指定範文定位上建立共識：（1）要避免重現舊課程時代學生死記硬背、缺乏能力遷移的問題；（2）要保留新課程能力導向、開放教材的精神；（3）要師生重視文言經典閱讀，藉此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

決策者刻意將指定範文的學習和考核重點，設為「熟記作品精華片段、理解文意和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目的是希望學生記誦原典，而不是參考書的分析或模擬答案，同時避免師生對篇章作過度瑣細的分析，以免重蹈舊課程時代的覆轍。決策者亦刻意為指定篇章的範圍和考核佔分設限，包括不指定現當代作品，以及將公開試佔分比例定於約 7%，都是為了保留新課程「開放學習材料」和「重能力遷移」的精神。研究亦發現，決策者刻意選定古典篇章為指定考材，是希望糾正新課程自推展至高中以來，部分教師不教文言文、只採練習材料進行分卷操練的教學現象，期望教師重視文言經典閱讀，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

中文科課程的取向和發展

本研究又發現，課程決策者不認同放棄文言文教學，認為中文教育作為母語教育，不應只偏重語文的溝通功能，還應重視文化、文學和品德情意的培育。由於對培育人文素養的堅持，決策者刻意選定文言篇章為高中的指定教材。透過重設指定範文，決策者澄清了高中中文科課程的取向——課程既着重語文的工具性，亦着重語文的人文性；既提倡開放教材，亦提倡指定經典閱讀。這取向和定位正貫徹於最新頒布的中文教育總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將指導香港中文科中、小學課程的發展。

香港中學中文科課程從 20 世紀走來，逐步擺脫傳統精英學術理性取向，以回應社會和學生新需求。新課程着重語文實用功能，提倡高層次思維（如分析、評鑑、

創意等能力)發展,與國際要求有相通的地方,因而學生在國際閱讀能力評估中表現出色(劉潔玲,2015;謝錫金、林偉業、羅嘉怡、張慧明,2017)。然而,更新版課程的定位有別於國際組織只偏重溝通和社會參與的工具性功能,決策者的價值取向十分明顯:中文科作為母語教育,同時要肩負承傳中華文化、培育人文素養的職任。

對「範文」和「範文教學」的再詮釋

另外,本研究發現,這次重設指定範文,決策者為「範文」和「範文教學」賦予新意義,指定範文接近王榮生(2014)所指的「定篇」,其設計亦接近「範文導向」的學習目的和學習方式。自課程改革以來,新課程設計者為了提倡新課程,強調舊課程指定教材的局限,和範文教學「異化」所帶來的問題(周國正,2002),「範文」和「範文教學」成為窒礙學生學習的代名詞。在新課程下,「範文」獲賦予新意義——是眾多學習材料之一,是引導學生掌握語文法則和讀寫方法的「範例」,教師可根據需要自由編選;而「範文教學」亦變成可截取篇章片段,以助達成單元學習目標的手段(周國正,2002;課程發展議會,2001)。

在更新版課程下,隨着決策者的新詮釋,「範文」和「範文教學」的內涵有了轉變。「指定範文」是含豐富「語言、文學、文化內涵」的經典名篇,由中央頒布,所有學生需要「細讀」、「感受」、「背誦」,以加強語文、文化積澱(決策者訪談;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頁12、35)。這新詮釋使指定範文名副其實地具備「定篇」的地位和特質(王榮生,2014)。然而,相較「定篇」強調人文元素的學習,更新版課程更強調指定篇章中語文學習元素和人文學習元素同等重要。

與此同時,更新版課程強調,12篇指定範文只是學習材料的一部分,教師仍需選用其他文言和白話材料。如何組織定篇與非定篇的教材,使之成為有機的整體,對教師是一大考驗。

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只訪問了四位決策者,只能呈現決策委員會的部分觀點。在蒐集資料期間,部分獲受訪者推薦、曾積極參與決策的委員,以不同原因婉拒訪問。如能訪問更多委員會成員,特別是官方委員和不同能力組別學校的教師委員,會加強研究結果。

高中中文科更新版課程的設計,揉合了兩種語文課程設計取向的特點,既重視指定經典閱讀,又鼓勵校本選材。然而,指定教材和開放教材背後,對於教材的特質、學習目的和方法有不同的假設和信念。過往研究發現(陳健生、霍玉英,2012;黃顯華等,2005;劉潔玲,2007),部分教師傾向把範文教學和單元教學視為兩種

對立、不能兼容的教學範式。香港的語文教學能否真正做到傳統與現代結合，前線的轉化實踐最為重要。指定篇章及其餘範疇的教學究竟如何在前線融合和實施，加入指定範文會否引伸出其他問題，很值得進行深入探究。

鳴謝

作者感謝四位受訪者抽出寶貴時間接受訪問，令研究得以完成。作者亦感謝兩位評審委員的寶貴意見，令文章更臻完善。

註釋

1. 「文化科」指「中國語文及文化科」，1992年起為香港中學預科必修課程。該科着重語文實用性，同時強調中國文化的認識和思維能力的發展。2009年後，該科逐步由新高中中文科取代。
2. 「天書」指坊間出版社為公開試指定考材所出版的參考書籍，內容多包括指定範文語譯、主旨、篇章分析、模擬試題和答案。

參考文獻

- 〈中文科死亡之卷 毀半數考生大學夢〉（2014，7月14日）。《蘋果日報》。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40714/18799910>
- 王榮生（2014）。〈語文教材的選文類型鑒別〉。載王榮生，《語文科課程論基礎》（新版，頁295-354）。北京，中國：教育科學出版社。
- 王齊樂（1996）。《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中國：三聯。
- 何文勝（2005）。《世紀之交香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評議》。香港，中國：文思出版社。
- 何萬貫、歐佩娟（1995）。〈香港中學中國語文科範文教學模式探究〉。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編），《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四地中學語文教學論文集》（頁229-240）。台北，台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
- 何萬貫、歐佩娟（1998）。〈中文科範文教學的時間分配〉。載周漢光（編），《閱讀與寫作教學》（頁73-79）。香港，中國：中文大學出版社。
- 吳善揮（2013）。〈淺論中國語文科重設指定範文教學的利與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2卷第11期，頁81-86。
- 周國正（2002）。〈中學中國語文科新修訂課程（2002）的考索〉。《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1卷，頁180-184。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中國語文樣本試卷：2018年試卷一閱讀能力〉。擷取自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chi_lang/2018_paper1_sp.html

- 教育局（2014）。〈《中國語文課程和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補充說明〉。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upp%20notes_CHI%20LANG_CLE.pdf
- 陳健生、霍玉英（2012）。〈學校管理層及教師對「能力導向」新高中中國語文科課程的理解：個案研究〉。《教育學報》，第40卷第1-2期，頁95-114。
- 黃家樑（2015，10月10日）。〈中文何以變死亡之科〉。《信報》，頁A19。
- 黃顯華、何偉傑、何燕萍、吳茂源、李玉蓉、林安、……楊桂康（2005）。《中學中國語文科新修訂課程實施情況評估研究報告》。香港，中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黃顯華、李玉蓉（2006）。《學校試行新修訂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的經驗》（學校教育改革系列之37）。香港，中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
- 溫婉明（1987）。〈從比較教育觀點看晚清以降中國語文教材之改革〉（未出版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 劉潔玲（2007）。〈新課程實施下高中中文科教師的閱讀教學觀與教學模式〉。《教育學報》，第35卷第2期，頁29-57。
- 劉潔玲（2008）。〈從中港課程改革看香港語文新課程的理念和實施〉。載霍秉坤、于澤元、徐慧璇、朱嘉穎、許家齡、蔣鳳、……林一鋼（編），《課程與教學：研究與實踐的旅程》（頁264-272）。重慶，中國：重慶大學出版社。
- 劉潔玲（2015）。〈香港學生在歷屆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閱讀表現對中文科課程和教學的啟示〉。《教育學報》，第43卷第1期，頁59-84。
- 蔣英豪、張雙慶（1981）。〈語文傳意與中文教育座談會紀錄〉。《明報月刊》，第188期，頁60-64。
- 課程發展處（2014）。〈高中中國語文「中、長期建議方案」（諮詢稿）諮詢篇章《出師表》設計示例〉。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set_text/module_chu_shi_biao.pdf
- 課程發展議會（1990）。《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香港，中國：政府印務局。
- 課程發展議會（2001）。《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secondary-edu2011.html>
- 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_R77.pdf
-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中國：政府物流服務署。
-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5年11月更新）。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 學友社（2013）。〈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結果 2013〉。擷取自 http://www.hyc.org.hk/files/survey/2013_stress_research_report.pdf

- 學友社 (2014)。〈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結果 2014〉。擷取自 <http://www.hyc.org.hk/files/survey/20140415b.pdf>
- 學友社 (2015)。〈文憑試考生的壓力問卷調查結果 2015〉。擷取自 http://www.hyc.org.hk/files/survey/20150329_R.pdf
- 盧沛霖 (2014)。〈開展指定文言經典學習 提升學生語文素養〉。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140512.html>
- 霍秉坤、黃顯華 (2009)。〈中國語文科課程決定的內容和理念：政策制訂者的視角〉。《教育學報》，第 37 卷第 1-2 期，頁 1-28。
- 謝錫金、林偉業、羅嘉怡、張慧明 (2017)。〈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 2016 國際報告 (香港地區) 發佈會〉 (新聞稿)。擷取自 http://www.cacler.hku.hk/site/templates/images/pirls/PIRLS_2016_PressRelease_Chi_Final.pdf
- 譚彩鳳 (2010)。〈教師校本課程決定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香港個案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1-32。
- 關焯照 (2013, 4 月 30 日)。〈新高中重設範文 教改回頭路〉。《香港經濟日報》。擷取自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101376/新高中重設範文%20教改回頭路>
- 蘇文擢 (1984)。〈中文教育基本觀念之我見〉。載王培光 (編)，《中學中文教學論集》 (頁 20-23)。香港，中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中小學語文教研部。
- Deng, Z. (2015). Organization and sequencing of subject matters. In M. F. He, B. D. Schultz, & W. H. Schubert (Eds.), *The SAGE guide to curriculum in education* (pp. 78-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ash, M. J. (1991). Curriculum components. In A. Lewy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urriculum* (pp. 67-69). Oxford, England: Pergamon Press.
- Goodlad, J. I. (1979). The scope of the curriculum field. In J. I. Goodlad & Associates, *Curriculum inquiry: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practice* (pp. 17-42).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Leithwood, K. A. (1981). The dimensions of curriculum innovation.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3(1), 25-36. doi.org/10.1080/0022027810130104
-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附錄一：舊課程指定範文篇目

年代		篇名（寫作年份）	作者／出處
先秦	1.	曹劌論戰	左傳
	2.	論仁、論君子	論語
	3.	齊桓晉文之事章	孟子
	4.	庖丁解牛	莊子
漢、三國及晉	5.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6.	出師表	諸葛亮
	7.	歸去來辭並序	陶潛
唐宋	8. 古詩兩首	8a. 將進酒	李白
		8b. 兵車行	杜甫
	9.	弔古戰場文	李華
	10.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11.	醉翁亭記	歐陽修
	12.	六國論	蘇洵
	13. 詞四首	13a. 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
		13b. 一翦梅	李清照
		13c. 青玉案·元夕	辛棄疾
		13d. 揚州慢	姜夔
清	14.	范進中舉	吳敬梓
現當代	15.	孔乙己（1919）	魯迅
	16.	敬業與樂業（1922）	梁啟超
	17. 新詩三首	17a. 也許（1926）	聞一多
		17b. 再別康橋（1928）	徐自摩
		17c. 聽陳蕾士的琴箏（1982）	黃國彬（香港作家）
	18.	請客（1943）	王力
	19.	以畫為喻（1944）	葉紹鈞
	20.	我看大明湖（40年代後期）	梁容若
	21.	花潮（1962）	李廣田
	22.	店舖（1975）	西西（香港作家）
	23.	竹林深處人家（70年代）	黃蒙田
	24.	驀然回首（1976）	白先勇
25.	漢字的結構（1982）	左民安	
26.	我和我的唐山（1986）	錢鋼	

The Rationale Behind Reintroducing Prescribed Texts in the Hong Kong Se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Yuk-Yung LI

Abstract

Around the year 2000,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underwent a major reform. Significantly, the curriculum no longer prescribed any texts. Instead, schools chose materials to fit their students' needs. In 2015, the revised se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reintroduced 12 required classical texts. This study explicat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changes, through analyzing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interviewing decision makers. The recent change was a compromise by decision makers to address frontline teachers' concerns. However, the decision makers reframed the problems and positioned the prescribed texts in the curriculum. In doing so, the decision makers hoped to avoid the problems of the old curriculum, to preserve the spirit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o advance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ing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revised curriculum and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curriculum change; prescribed texts;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Hong Kong

